

吴·地·文·化·丛·书

竹刻笔筒鉴赏

杨君康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吴·地·文·化·丛·书

竹刻笔筒鉴赏

杨君康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刻笔筒鉴赏 / 杨君康著. --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9. 7

(吴地文化丛书 / 沈庆年主编)

ISBN 978-7-5672-2875-7

I. ①竹… II. ①杨… III. ①竹刻—文化用品—鉴赏—中国 IV. ①K8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38872号

吴地文化丛书——《竹刻笔筒鉴赏》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沈庆年

编委会副主任: 杨君康

责任编辑: 倪浩文

编 务: 温菲菲

策 划: 海通传媒 星辰空间

装帧设计: 温菲菲 李 风

印 务: 郁梦玮 季炜康

ZHÚKÈ BǐTǒng Jiànshǎng

竹刻笔筒鉴赏

丛书主编 沈庆年

杨君康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苏州越洋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 苏州市高新区玉山路黄浦街61号 邮编: 215008)

开本: 718 mm×1000 mm 1/16 印张: 12.5 字数: 191千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2-2875-7 定价: 85.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苏州大学出版社邮箱: sdcbs@suda.edu.cn

感谢北京金立言先生的慷慨赞助

序

沈庆年

君康2012年—2014年期间撰写了《竹刻扇骨鉴赏》一书，请我写序，作为好友，情意难却，欣然从命。书出版了，反响甚好，他自己感到意犹未尽，于2015年—2017年又撰写了《竹刻笔筒鉴赏》，内容较之前一本更翔实，篇幅增加不少，文笔也有极大的进步，嘱我再写序，我应了。并借序写几句，说说我对君康的执着的感知以及对他做学问之艰辛，成果之不易的敬佩。

君康是我的初中同学，相交相识已五十余载。人生经历坎坷，对艺术锲而不舍是他最好的写照。

现在流行早教“兴趣班”，那时没有。但他刚入初中就写有一手好字。1962年为家庭生计，他只能辍学，到喷漆社当徒工专做店面招牌，便成天与字为伴。1963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一腔真情的他为了自己的前程有一片“广阔天地”，争着到了东辛农场。意想不到的闭塞、愚昧、单调和简陋曾使他一度迷惘，但即使在难以忍受的劳累之余，他还紧握笔杆，继学书法之后学素描，为日后的油画乃至牙雕微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阅读，他更是“一日三餐”来者不拒，于是他成了被改造的“封”“资”“修”典型，哪里有脏活累活，领导就会叫他去“接受再教育”。他在烈日下采石扛石，在寒风中拓河开渠……只要是苦他都吃过。毛主席说过，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工农兵中去生活，而他为了艺术，走到了工农兵的底层。或许巴尔扎克说得对，“所有的最好的灵感，往往都来自最为忧愁最为悲惨的时刻”。

如此的磨难，君康的艺术之心没碎。当政治运动的喧嚣远去，阶级斗争不再主宰一切，社会回归理性，他马上脱颖而出——除在竹刻领域探索，还有近百篇文章发表于各报纸杂志；各大报纸介绍他艺术成就的报道也不下几十篇。据说近期农场“修志”，设场史展览，其中知青部分，就以他的“自学成才”为代表，而占一席之地。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那年代，农场也曾在知青中选拔去上学的人，不过毕业后这些人多默默无闻，没什么特别的成绩。唯有被埋没的他，业余“术有所攻”，“孜孜不倦”，如今反倒成了竹刻领域的专家，出版的两本专著，连同一件竹刻作品，静静陈列在场史展览馆中，述说着新的“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行”的故事。

在我看来，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对人生、对社会负责的人，往往都想活出价值来，以不枉来人间一趟。远不是网上泛滥的享乐主义、活命哲学等腐朽“三观”，特别是在浮躁和沽名钓誉盛行的当今，对艺术和人生刻骨铭心的探索 and 追求尤为珍贵。君康就是其中之一，生活愈艰，笔耕愈勤。我再次写序，只是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一代就有这样的人，就有这样的作品。因而我认为《竹刻笔筒鉴赏》告诉我们的不光是“袖中雅趣”“案头清供”，值得不断深究，即使你不想成为新竹人，但对君康那样的治学习艺精神也应该关注。我认为，做人和做学问就是要如此坚持和执着。这种“咬定青山”、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当今扛着文化大旗到处招摇撞骗，空头艺术家盛行的时代尤为珍贵。

作为一本专业书籍的“序”，我说的这些，似乎与竹刻无关，更没有一句业内探讨和专业点评，很有缺憾；但对君康坎坷人生简单而真情的叙述，却是我的真意所在。我希望即使意趣在竹刻之外的读者，亦应驻足品鉴一下竹艺之外的那一尊品格雕像。这是我大力支持、帮助君康再次出书的隐意。

2018年6月18日端午夜于望野阁

嘉定、金陵派竹刻渊源在苏州（代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竹子的国家。三千多年前就用竹子做成箭杆，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两千多年前，又用竹筒来记事，书写历史；西汉曾有人在竹勺上雕龙纹；晋代王献之将斑竹制成笔筒，置放案头；六朝时有人做成竹根如意，由齐高帝赏赐给高僧；至唐代，有人用留青法雕图案与人物于尺八（一种乐器，传至日本）之上；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王倚家藏竹笔管，“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诗两句。……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宋代詹成制鸟笼，四面皆花版，于竹片上刻出宫室、人物、山水、花鸟等；直到明代，竹刻才从实用品的装饰转化为一门独立的雕刻艺术。

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有的皇帝只知在深宫后院摆弄自己的爱好，不把江山社稷放心上；有的皇帝沉湎



李文甫刻《松下觅句图》竹笔筒

女色，一天选九妃，几十年不出宫门，成年累月不上朝，不接见大臣……皇帝昏庸，少了对百姓的钳制。百姓思想自由，个性较解放，加上经济发达，哲学、戏曲、小说、绘画、书法、篆刻空前繁荣。苏州文人追求清雅、简约的审美情趣，以有别于贵族官宦的奢靡之风。

当时苏州是经济发达城市，影响力辐射到周边城镇，甚至京城。中下层百姓也仿效文人的审美情趣，以简约为美。

苏州文人热衷精致的清玩促进了工艺品发展，涌现了像江福生、王毅、陆子冈、张寅等雕刻高手。在这样氛围中，竹刻艺术应运而生。

竹刻艺术分嘉定、金陵两派。

其实嘉定、金陵两派渊源都在苏州。

从地域来说，嘉定历来属苏州。公元前233年，秦灭楚后设会稽郡，郡治就在苏州，辖嚭县等诸县。嚭县就包括现今的嘉定。嚭县还有嚭城乡，所以后人行文作诗都称嘉定为嚭城。南宋始设嘉定县，亦由平江府（苏州）管辖。直到1958年，为保障大上海的农副产品供应，嘉定与其他一些县才划归上海。

从作品内容看，嘉定竹刻中的一丘一壑、一颦一笑无不透出吴门画派的风貌神韵。如朱小松的《刘阮入天台》香筒、沈大生的《庭院读书图》笔筒，就像立体的唐寅仕女图；吴鲁珍笔筒上的《浴马图》宛如仇英的民俗风情画……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施远在《竹镂文心》序论中说：“朱缨（小松）更多地从绘画中汲取营养，作品多雕饰人物故事，造型受吴门画派唐（寅）仇（英）一系的影响，略具院体的气息。”小松如此，他的学生也紧随其后，在广为传播的吴门画派作品中借鉴、仿效、吸纳有用成分。

嘉定竹刻重要参与者、书画家李流芳与苏州才子钱谦益、归昌世友谊深厚、交流频繁，吴门画派强势辐射，深刻影响到他的画风和竹刻。《读者》杂志2017年第24期，卷首语刊登了他的《溪山萧寺图》，构图、皴法明显看出文徵明、唐寅的韵味。有心人不妨找来比较一下。稍后的程庭鹭很长时间生活在苏州，吴门画派的熏陶也使他的竹刻带有苏州风貌。

文人刻竹的作品特色，为众多竹人所仰慕。他们又影响了一大批人。因此，嘉定竹刻由吴门画派滋养发展起来。

从刀法看，嘉定竹刻显现出精巧、细腻、洗练的苏作雕刻特征。如朱松邻的松鹤笔筒，松枝虬曲，主干上鳞皱瘿节及松针竹叶的表现显然有别于北方那种粗犷简率雕刻。之后朱氏儿子、孙子和学生都沿袭这种风格。特别是吴鲁珍刀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都可以视为苏作雕刻的辐射。

朱氏父子刻竹很快流传到苏州，一些文人和艺人纷纷仿效。文人把刻竹看作休闲，艺人以刻竹谋生。竹刻笔筒、臂搁和扇骨受到追捧。

清初《虎丘志》称，竹刻“从嘉定转徙于山塘，凡笔筒、棋盘、界方、墨床之类，为文房雅玩，多以铁笔雕刻书画”。有首诗反映了当时盛况：笔筒界尺制精幽，竹玩而今满虎丘。削筒遗风未知替，几人鸟迹细雕镂。

由于金元钰偏执，《竹人录》非嘉定籍不录。苏州缺少像金元钰这样的有心人，所以明清时期除嘉定之外的苏州竹人大都被埋没。假使《竹人录》将苏州竹人也收录，那么该叫“苏州竹刻”或“吴门竹刻”了，因为这些竹人在风格、刀法上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各人有各人面貌。

金陵派领军人物濮仲谦、李文甫都是苏州人。刘鉴《五石瓠》曰：“苏州濮仲谦”，后张岱《陶庵梦忆》才称“南京濮仲谦”。《太平府志》称濮为道光年间安徽当涂人，这年份就不对了。笔者认为濮是苏州人，生于明晚期。清顺治年间，有资料载他与钱牧斋有交往，钱曾题诗赠他，他还为钱侧室柳如是制物件，后移居南京。《太平府志》所说濮仲谦或另有其人。

李文甫，《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有三位，一是苏州人，二位南京人，都善雕刻。文震亨《长物志》称：“吴中如……李文甫……”笔者认为他是苏州人，移居南京跟文彭有关。文彭“工刻印……所作多牙章，往往自落墨而命李文甫镌之。彭以印属之，辄能不失笔意，故其牙章半出李手”。两人合作甚融洽，当文彭赴南京任国子监博士，抑或曾邀李文甫同往宁。

《广印人传》中的南京李文甫，名石英，称“文彭所作牙章，往往出自李手”。

《竹个丛钞》《古董琐记》《秋园杂佩》中的南京李文甫，名跃，称“能刻牙章，尝为文三桥彭捉刀”。很明显这两个李文甫其实是一个人。

以前文人做笔记，记录所见所闻，大都仅述表象，不做本质考察，决不会去采访其人，询问原籍何处，所以以讹传讹的事较多。笔者觉得南京李文甫就是文震亨《长物志》所说的“李文甫”。文震亨记述祖父辈的事应该不会有错。

后来文彭与李文甫不再合作，是文彭在南京得到青田灯光冻石，“不复治牙”。

据周亮工称：文彭一天赴国子监上班路过西虹桥，见一老者正与商铺老板争吵。文彭下轿询问缘由。原来老者携石材交货，却拿不到原定的价钱而与老板有口角。文彭见石材温润莹白，软硬适中，突然灵光乍现，这岂不是篆刻的上佳之材？他毅然买下老者的石材，一分不少，使老者满意而去。回家他命人剖石，试着运刀镌刻，居然刀畅心爽。元代王冕用花乳石刻印，应者寥寥。到文彭用青田灯光冻石篆刻，立即引起众多印人响应，篆刻就此蓬勃兴盛，形成了皖、浙等流派，文彭被奉为各派篆刻之祖。李文甫遂不再为文彭治牙章。

明代晚期，折扇在文人中风行（20世纪90年代许穰女士捐赠的及近年拍卖涌现的文徵明、唐寅、仇英所书绘的折扇都说明了这点），孔尚任的《桃花扇》一剧重要道具就是折扇。李文甫留在南京以刻竹扇骨为业。诸多笔记就称他为南京人。

“善雕簪边”的李文甫与“稍加凿磨”的濮仲谦创立了竹刻金陵派。

濮仲谦、李文甫从苏州出来，自小受吴地温山软水的浸淫、吴门画派的熏陶及苏作雕刻的影响，因此他们的竹刻作品精致、典雅、超逸，强烈地带有苏州印记。

综上所述，嘉定、金陵两派竹刻渊源都在苏州，这一论断应该不会有人反对吧？

（图片由“集宝”授权使用）

目 录

立下创发之功的朱松邻·····	001
出蓝胜蓝的朱小松·····	005
更上层楼的朱三松·····	008
三松传人沈大生·····	012
金陵派创始人濮仲谦·····	015
周乃始的《蕉荫读书图》笔筒·····	019
陈立的《松荫对弈图》笔筒·····	022
承前启后的吴之璠·····	025
别开生面的周芷岩·····	029
别有深意的沈全林·····	034
精益求精的顾珏·····	037
金陵派竹刻又一人——潘西凤·····	040
不循常例的封锡爵·····	044
迎难而上的王梅邻·····	047
为美人写照的庄绶纶·····	051
独辟蹊径的张希黄·····	054
师承鲁珍的朱文石·····	058
又一位迎难而上的竹人——马国珍·····	062
与嘉定竹人比肩的邓云樵·····	065
刘起的《山水人物图》笔筒·····	069
留青刻的另一高手——尚勋·····	071
文人刻竹的典范——钱大昕·····	074
擅刻书法的周愕·····	077
方絜的《拜竹图》笔筒·····	080
文人刻竹又一人——宋简·····	086
文人刻竹再一人——黄任·····	088

奚冈、韩潮合作的《岁朝清供图》笔筒·····	091
文人刻竹大师——陈师曾·····	096
金西厓刻《梅窗图》笔筒·····	099
张契之刻《云龙图》笔筒·····	103
周汉生的《荷塘牧牛图》笔筒·····	107
范遥青的《螃蟹》笔筒·····	111
江寒汀画、徐素白刻《月季草虫图》笔筒·····	116
精研竹刻的万一鹏·····	123
潘行庸浅浮雕《松鹤图》笔筒·····	126
白士凤的红木镶嵌竹刻笔筒·····	129
海派竹刻的代表——王威·····	134
乔锦洪的《竹》笔筒·····	138
张泰中刻《翠堤放牧图》笔筒·····	142
倪小舟的《西园雅集》笔筒·····	146
技法全面的徐庆全·····	151
徐敏的《梅兰竹菊》笔筒·····	155
洪建华的《农家乐》笔筒·····	159
无款《仕女图》笔筒·····	164
无款《梅花》笔筒·····	166
无款《李清照庭院填词图》笔筒·····	169
无款《松下高士图》笔筒·····	172
无款透雕《钟馗击磬》笔筒·····	175
清溪山人的《赤壁夜游图》笔筒·····	177
杨君康的《双杰会》笔筒·····	181
参考书目及图片出处·····	185
后记·····	186

立下创发之功的朱松邻

这是一段多年老竹子，被雕刻成百年以上的松树桩，四周附着若干虬曲松枝，松针用装饰手法刻出，一丛又一丛；还有几枝竹，竹叶左右并发，层层叠叠，呈现旺盛生机；右下方一对仙鹤，左面一只低头左脚前跨，另一只俯首作呼应状，似在耳语，生动自然。鳞状树皮，不规则的瘿节，表现得细致逼真，平添几分趣味；背面上方用阴刻法刻题识：“余至武陵，客于丁氏三清轩，识竹溪兄，笃于情谊之君子也。岁之十月，为尊甫熙伯先生八秩寿，作此奉祝，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用松龄鹤寿来作贺礼再贴切不过。

细察这笔筒（如图）有如下特点：

一是深浅结合。笔筒用深浮雕雕出松枝、竹枝和松针竹叶。为体现松枝虬曲和竹枝挺拔，两者脱离背景而立，这实属不易，因稍有不慎就会刻断。用松枝交叉重叠、松



朱松邻刻《松鹤图》竹笔筒

竹刻笔筒鉴赏

立下创发之功的朱松邻

针竹叶的高低来分出层次（以后竹刻中的层叠掩映法此处已见端倪）。在背面上方特意安排松皮卷脱处用浅刻刻题识。这样深浅浮雕与浅刻结合，显示了刀法的多样。

二是疏密结合。从布局看，右下角松枝、松针，加上两只仙鹤，显得十分密；左上角仅瘿节及鳞状松皮，显得疏。疏密得当，足见匠心独具。

三是动静结合。仙鹤的动态与松枝、竹子的静态互相映照，画面生动有趣，避免了呆滞。

朱松邻的作品，《竹人录》作者金元钰评价道：“制度浑朴”；金西厓评为“质拙乃其特色”；竹刻艺术权威王世襄则指出其不足：松树巨干与小株、松针比例失调，仙鹤古拙有余矫健不足等。

笔者认为对前人首创的作品不必过于苛求。艺术创作中，写实写意都可以，两者结合也行，根据想象突出一部分，减弱一部分，变形、夸张都是允许的，只要不太离奇，视觉效果不突兀就行。至于仙鹤，因为竹材质较粗，无法刻成矫健状。

金西厓曰：嘉定竹刻，松邻有创发之功。

朱松邻创发竹刻艺术，这是历史的必然。明代中叶，以苏州为首的江南经济发达，社会风气日趋奢靡，文人为有别于富豪、官宦的骄奢淫逸，追求清雅、高洁的修为，他们以梅兰竹菊作为感情寄托，或咏或绘，或唱或和，其中朱松邻就是文人的突出代表。

南宋嘉定十年（1217）朝廷在嚆城设县，以纪年为名，称嘉定，县衙置练祁镇（今嘉定镇）。练祁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繁荣起来，到明代已颇具规模，街道店铺林立，有粮店、酒肆、酱坊、成衣铺、茶馆、当铺等。朱松邻住清镜塘，经常乘船去练祁拜访相知的书画家。停船码头有一竹行，摆满竹制品，如竹篙、筐、篮、匾、笕帚直至马桶刷。朱松邻本是爱竹之人，每次上岸见到这么多竹制品，总要感叹一番：“吾辈读书人光知岁寒节，君子心，以竹自比，岂知竹有这么多处，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只是……”他总

要沉吟一番，盘算如何让竹尽其材，不负竹之清名。

一天松邻又来练祁，上岸见到竹行角落置放一堆截断的泛黄竹筒，表面光洁素净，不觉灵机一动：何不将它制成案头笔筒，施刀雕刻？他立即挑选几个品相上佳的竹筒购下，回去打磨，构思绘图，在上面雕刻起来。过后，他将笔筒拿回竹行，竹行老板见了欣喜万分，再三恳求代售。很快笔筒被人购去。其他竹行见状，找到朱松邻也要求代销笔筒。朱松邻又刻制香筒、水盂等，也受到人们追捧。他本来曾用象牙、犀角刻制成妇女头上插的簪钗，此刻他试着用竹材来做。因式样新颖、雕刻精细，不管是千金小姐还是贫家女子都喜欢。他们购买竹刻簪钗直呼“买朱松邻”。王鸣盛《练川杂咏》中有“玉人云鬓堆鸦处，斜插朱松邻一枝”句，可见景况之盛。他还用竹刻制挂在脖子上的婴（一种饰物）。清初何匡山得到“竹婴”后就命书斋为“竹婴草堂”。宋荔裳曾赋诗《竹婴草堂歌》赠何匡山：“练川朱生称绝能，昆刀善刻琅玕青。仙翁对弈辨毫发，美人徙倚何娉婷？石壁巉岩入烟雾，涧水松风似可听。”从诗句描绘来看，朱松邻在竹上刻山水人物无所不能，而且精细、精致、精美。

何匡山与宋荔裳所处年代距朱松邻不远，朱的作品能常见到，诗中所说是靠谱的。

朱松邻名鹤，字子鸣，号松邻，以号行，生卒年月不详，活动在明隆庆、万历年间。朱祖上本是安徽新安人，宋康王南渡时移居华亭（松江），后迁居嘉定。

朱松邻工诗善画，通古篆，熟谙治印，精雕镂，为人孤介绝俗，结交的都是当时品格高洁的书画家，尤与陆深友谊深厚，曾应邀在陆深家住过一段时间。

陆深（1477—1544），明代书法家，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浦东陆家嘴因其住宅和祖坟所在而得名。陆深曾先后两次担任帝师，第一次给嘉靖皇帝授课，第二次在他晚年负责宫廷教育课程。陆深以他的江南文人书法深厚造诣影响了宫廷书法。明嘉靖及以后几位皇帝的书法都堪立足于书坛，不能不说是

竹刻笔筒鉴赏

立下创发之功的朱松邻

陆深的引领。

竹刻艺术自创始至今四百多年，绵延不绝，其间流派纷呈，高手迭出，佳作不断。朱松邻的创发功不可没，目前存世的竹刻作品有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海棠花》笔筒，本文介绍的笔筒藏于南京博物院，还有一件金西厓曾见过的山水臂搁，今不知何人收藏。

（图片由南京博物院授权使用）

出蓝胜蓝的朱小松

与父亲朱松邻的作品相比，朱小松作品明显胜出许多，著名竹刻艺术大师金西厓有“出蓝”之誉。

他的代表作《归去来辞》笔筒书卷浓郁，人物场景从陶渊明的不朽名篇《归去来辞》脱胎而来。朱小松把抽象的内心感受、感情抒发化为具体人物形象。清文学家毛祥麟曾评价道：“深得巧思，务求精诣，故其技益臻妙绝。”

作品中人物形象鲜明，陶渊明头戴方巾，身穿宽袍，手抚松干，举目远眺，面带微笑，一派闲适神情。朱小松将他归隐后的喜悦含蓄地表现出来了，童仆背负酒、菊，受主人感染，也面露笑容，用以烘托主人的心情。

朱小松深谙画理，他将松干松针作装饰处理，使之简约，又匠心独运，安排燕子一对翱翔在松树之



《归去来辞》笔筒